



葛星明 著

钩沉·探寻·反思

SHIDAI SANWEN
CONGSHU

中国文史出版社

散文丛书·

明 主编

葛星明



钩沉·探寻·反思

WENXIAN WEN
CONGSHU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钩沉·探寻·反思 / 葛星明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3

(时代散文丛书 / 李刚主编)

ISBN 978-7-5034-4818-8

I. ①钩… II. ①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542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设计制作: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86965202

印刷装订: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61000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1 字数: 52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15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CONTENTS

·心灵独白·

银饰	2
药香	4
七彩屋	7
佛	10
生命的约定	13
暮春 那一袭绿	15
归	18
春天不回来	21
故乡的深情	23
不能没有你	26
阳光里的小屋	28
月下故乡	30
蜕变	32
冬夜好读书	35
知我者谓我友	38
又寂静又美好	41

·人间风景·

和父亲一起打核桃	46
停留在402上空的时光	49
花儿一样的夏天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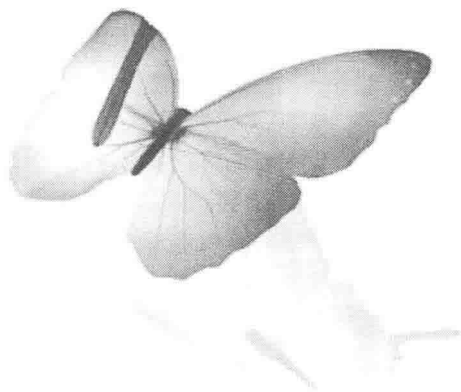


回乡	59
外婆家的童年	62
我们是邻居	66
古槐	69
老街	71
那些温暖的事	79
淡淡的菊香	85
柿子树	88
永远的腊梅	92
怀念一辆车子	94
花开的声音	98
秋虫在呢哝	102
你在他乡还好吗	104
七床病人	107
祖母的果篮子	109
诗意的生活	115
端午节的深情	117
故乡的白杨	119
那一年的中秋节	121



心灵独白

Xin Ling Du Bai





银 饰

小巧玲珑，古朴典雅，闪着银白的光，好像手腕，生来就是与它相会的。古意，韵致，既没有现代银饰的造作和华丽，又不失饰品的光华和玩味。

这件银饰，从远方来，载着和我血统有关的家族史。

我的外爷，一个老银匠，在我对他还没有丝毫记忆的时候，他就为我打造了一对儿银镯子。我没有问起过外爷去世的时间和与他有关的信息，但我相信，那时候我一定来到了，来到了一个有着殷实家庭的外爷身边。不然，他怎么会记起给我、他的一个外孙女，在吃饱饭都难的年月，精雕细琢出一副如此精妙的银饰。况且是专门为我，动工之前早已有主，暗许的那种。我想，我的外爷，心胸一定是宽广的，手艺绝对是一流的。这些年，在多少佩戴着同样品质相同饰物的人的相邀下，我不得不伸出手腕，与之相交。我的这一饰品，无疑是绝美的，无与伦比的。不论陌生还是熟悉，但友善的感叹声中，一定是真心的夸赞和倾心的羡慕。我也一次次地陶醉在这件银饰带给我的自豪和满足中。它也因而愈加地可贵，令人珍爱。而外爷，对于我来说，仅称谓而已，任我如何记忆，也搜索不出他的模样，只是庞大的漫无边际的模糊。

我的母亲，老银匠的掌上明珠，一个豁达爱笑且心灵手巧的女人，在严重的气管炎折磨下，却从不肯将我的银饰拿出来，为自己换得一点儿制服气堵的药，或为举步维艰的家庭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我想她也许从未想到过，她只坚信，是我的就留给我，不管生活多么艰辛，不论命运多么周折，她都不改初衷，不会将老人的心意篡改。

我的祖母，一个将这一饰品拿给我看的人，多少次，反反复复地将层层包裹打开，又频频地小心翼翼地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放回原处，藏将起来。那是些灰色的年月，吃饭穿衣是问题，上学度日极为艰难。祖母接过了母亲的唯一遗物——包裹，也接过了张口要饭吃的我们三兄妹。而她，一个坚强的小脚女人，却没有丝毫的退却和示弱，一致将我们喂养长大，教育成人。那时她也犹豫过，在收银器的商贩们的叫声中，她颠着小脚，从褪了色的木箱子里取出包裹，层层打开，在昏暗的光线下，拿起银饰来看了又看，然后又放回原处，层层包好。她是一千一万个的不舍得，又是一千一万个地没法子呀！她想卖了银饰，给我买双袜子，制一件和其他孩子一样的新衣服。然而，她还是没有，没有将我的银饰让人带走。

去了的祖母将包裹又传给父亲，致力于挣钱养家在外奔波的父亲，不得不接过这一传承下来的沉甸甸的包裹。岁月已经走远，年月日渐好转，父亲几次取出包裹来让我将那一对留给我的饰物带走。我始终不肯。它属于这个家，只有在这个家里，它才能更意味，它身上散发的味道，才更浓更纯，它的光泽，才不打折扣，它的色彩，才更深远更润泽，它的生命，才更长久。一脉相传的祖风，滋养着它，它也为这个家，祈福平安。

禁不住父亲的再三央求，我抱着玩儿的态度庄重地接过了这一饰物，一个给妹妹，一个戴在我身。

它愈日亮泽。我愈加喜爱。

我是个粗疏之人，但还是喜欢饰物的。玉饰太过于精致细腻，又娇气易碎；水晶多了些人工痕迹和俗气的光泽；金子也是我的喜爱，但不宜作手镯，太过于奢华。因而，唯有银饰，与我更相配一些。我佩戴着它，我的那些记得或者不记得的亲人们，都活在我的世界里，他们时刻关注着我的成长，祝福着我的人生，他们融融的气息，氤氲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温暖，不再孤单。

2011年4月23日



药 香

有一样东西，已经成了房间里的常客。这是区别于一般房子来说的。说是一样东西，其实不尽然。并非一样，而是多样，是由红的山楂、白的山药、黑的熟附、黄的黄芪、褐的芡实等诸多物质组成的一个汇合体。这些汇合体，呈长条状、云块样、籽实状或叶片形，是植物的花、果、叶、根、茎。它们不仅大小形状颜色各异，而且功用不尽相同。

我是懂得一点中药常识的。常常，一副药与另一副的用法相同，但就因为用量上的加减，而功用就大相径庭了。不禁让人觉得植物的神奇和中药的神秘来。

这些生长在不同地方的植物的果实、花朵、或叶茎根，通过采择、晾晒、收购、焙炒等无数道手续，最终相聚在一起，被我从遥远的地方请回家中来，实在是和我有缘。来了的它们，就像一位忠实的伙伴，默默地注视、陪伴着我，伴我度过了数百个惊恐无助的日子，日日夜夜细细密密地缝补着我身体的残缺和漏洞。它们安静地守候着我，在我还算宽敞的房间里，散发出了植物特有的干爽、清逸之气。不论我是醒着，还是酣睡，它们无处不在地氤氲在我的周围，通过我顺畅的呼吸，进入我神秘的体内，抚慰我惊慌不安的身心。一年多来，它们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一批走了，又来了一批，面目表情和脾性基本相近。

有那么一些日子，我不敢接近它们，那陌生的气味，那未卜的功用，都让我迷惘而不知何往。可是我无可选择，只能面对着它们长久地出神，发呆。每天天微明时，鸟儿在窗前欢叫，机灵的小狗抖一抖体毛，我便起身下床，拖着虚弱的身

体，穿过不用点灯的房间，来到阳台，用清冽的凉水浸泡，搅拌，它们便像湿水的羽毛一样，更加的安静、融和。然后，它们在瓦罐里翻滚升腾，热气四溢，满屋子便飘散着浓郁的味道，黏黏的，湿湿的，幽幽长长地，像一个女子的烟愁，不绝如缕。它们的汁液，一律地黑，但不是墨黑，就像褐色中加了几点墨，不至于让人皱眉，反胃。我像喝饮料一样地将它们一口气灌下去，并不是它们的味道有多么的难以入口，而是我生命的希望全在于此，不论好与歹，我都要接受，亦如我接受命运的挑战一样，无从选择，不可逃离。我的清晨从一碗药汤开始，我的白天在同样的一碗药汤中结束。

渐渐地，我靠近它们，也喜欢上了它们，就像一个久经考验的友人，越来越值得我信赖与依傍了。我喜欢它们散发出的独特气味，喜欢它们熟稔的味道，更欣赏它们无与伦比的功用——虽慢幽幽，却真真切切，由表及里。我这个典型的中国体质，与它们正好契合。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结成联盟，共战病魔。它们以我的身体为战场，尽情地厮杀，绞割。它们没有欺骗我，没有让我的功夫白花，也没有让我的希望落空。它们让我的天空，重现彩虹。

也许造物主，就是个完美主义者。世间的一切，冥冥中都是相吻合，在来世之前，就已经有了契约的，就像男人和女人，天涯海角，总有那一个，是上天派来与你共度一生的。正如植物和动物，植物长在山坡上，不言不语，不争不抢，却灵性十足，每一种植物，都有其区别于他物的性情和功用；而动物，尤其人类，生长在广袤的大地上，尽管聪明绝顶，却离不开植物的滋养和疗慰。

我不得不佩服性灵十足的植物，不得不佩服中国医学的博大精深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花花草草，根根蔓蔓，却不动声色地发挥着独有的功用；看似沉缓、古意的望闻问切，却毫不声张地将医学难题破解。就像那位素净简约、干练娴熟的医生，没说大话，没夸海口，也没让我花冤枉钱，就这样不急不躁、不愠不火，一次又一次地诊脉、抓药，耐心解释，终使顽



固的疾病销匿，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梦想。这就是中国医学的光荣和伟大，是中国医学所散发出的魅力和馨香，它不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愧是中华民族医学宝库的精髓和瑰宝！

我非常受用中药特有的气息，郁郁的，缓缓的，不绝如缕的粘香，像一位深沉的智者，或似一位高深的道长，不论时光的车轮如何地飞转，始终缓慢地陈述着，发散着自身的光芒和馨香。任何生物，终归寂静。而内心的寂静，才是至高境界。这些中药，如一缕芳香，让世俗中的我沉淀下来，渐趋安静，看遍了千山万水，再沉静地看细水长流。它们让我感恩大地，感恩万物生灵，感恩世间的一切和所有，让我懂得珍惜，懂得命运。它们磨炼了我的意志，考验了我的毅力，让我知道内心所向。有一天，它们会放开手脚让我独自飞翔，我像学步的孩子一样，虽然趑趄趑趄，令人担忧，但生命的本能是不容低估的，我会怀一缕熟稔的药香，飞去向往的地方。

2011年9月28日

七彩屋

熟褐、赭石、群青，这是些颜料名字。这些生僻的颜料名字，都是从学画画的孩子那里知道的。

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和认知程度内，只知道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些众人尽知的颜色，知道红黄绿三原色，而熟褐、赭石、群青，这些好听又似乎意味深究的名字，是闻所未闻的。乍一听，一定是极专业的艺术色彩，与一些高端科技一样，距我们生活太远。就像那些画师，修长发，蓄胡茬，目光冷峻而深刻，内心难以琢磨，衣着顺意而款究，其他人穿不出的风格，稀少，另类，一眼就能让人认出，一定是在画画的路上走了很久。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道路泼满了艺术的色彩，每一种颜色，在他们心中，都有准确的定位，每一个图案，都传神而隐秘，俗人无法解读。这些诡异的色彩，是由红黄绿搭配成的、许多颜色组合了无数次的复合体，在色彩的路上已经走出了很远，但还没到尽头，所谓尽头，就是凭感觉调配出的画面中所需要的颜色。世上的事说简单就简单至极，说复杂就复杂得难以说清，颜色正是如此，说简单了只有三色，说复杂了缤纷多彩。每一种颜色，都有许多弟兄姐妹，土黄、橘黄、柠檬黄、明黄……色彩虽相近，但分明有别。

我曾在一个深夜看孩子画画，画面上，很怪异的颜色，颜料盒中根本找不出出现成的。静谧的夜里，在偌大明亮的房间里，她娴熟地伸出笔，蘸上这个，蘸上那个，多种颜色，在调色板上巧妙地组合，竟与画面颜色越来越相近了。那些可爱如小精灵般的颜料，不理不睬的时候，它们是宁静厚腻的膏体，恬然地躺在自己的小屋子，与世隔绝，一旦要用，搅拌一下，



立即灵动活跃如水，和其他未曾见面的兄弟很快相融，在孩子自信的笔墨上泼洒诡秘而写意的色彩。我不禁疑惑，你怎么知道要这样搭配才能有想要的这个颜色？她笑着说，这要感觉，对色彩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就调配不出理想的颜色。我知道了，配颜色，犹如写作，不进入意境是不成的，没有感觉，不说画得形象与否，光是颜色，都离题太远，写作也一样，没有感觉，写出来的东西干巴巴的，谁都不想嚼。因而，我敬佩孩子的悟性与聪颖了。

我这人生性迟笨，之前对画画一无所知，现在看孩子画画，觉得那么的难，比学数理化难多了，因而心想，数理化，不管怎么地难，都是可以下功夫学会的，而画画，不管如何地下功夫，若没有悟性，那真是难于上青天。

孩子爱画画，不是一年两年了，只是以前，她浮躁，心思用在交朋友关心他人去了，而没有定下心来学习。后来，她终于玩腻了，不再热衷于凑热闹了。沉静下来，手执笔，起落之间，能见一斑，一会儿粗笔，一会儿细笔地摹着，很有那个意思。她推荐给我《雏菊》看。在一个安静的傍晚，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很感人的一部电影。我想，女儿要的就是剧中女主人公的感觉——很纯情很悠闲很烂漫的少女，坐在恬静而有诗意的城市广场，无忧地画画，身边鸽群觅食，车辆偶尔从路那边驶过，没有聒噪和纷扰，没有人流和车潮，只有平静的天空和散淡的人群。

画画和其他艺术不一样，其他艺术，不是很有造诣，就容易流俗，而画画不同，若是骨子里喜欢，就能进入一种意境，这种意境，牵引着人愈走愈深，愈远愈接近逍遥、自如，与神对话，愈来愈给人一种非凡的气质。这气质，是凝练，是神韵，是时光、汗水、灵性与悟道的交融。书法讲究的是运笔流畅，而画画，则形神兼备。

在画室抹得最花的女儿，被同学们笑，被老师夸，是因为她同水彩、颜料和结构、形状有一种天然的共语，她们对话，欢唱，愿意听从她的调配和安排。她挥笔疾书，洋洋几笔就有

了眉目。我想，只要继续坚持，努力不懈，她理想中那个色彩明朗、幽静娴雅、远离尘嚣的七彩屋一定会出现。

2011年10月17日



佛

有一朋友，特好施，刚见过一面，他不仅当面赐我墨宝，而且回到他远在古城的家中，还特意为我写了一幅字让另一朋友捎给我。如此的情意，我不能不为之感动。感动之余，便寻思着拿什么回赠这一有情有义的朋友。他博雅多趣，是个社会活动家，俗常的礼物怕不足以与他相配，也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想来想去，便想到了摆在家里的石秀。

我家先生，是一个极其雅致的人，他不仅擅长画画，根雕工艺无师自通，而且喜爱石秀，摆在家里的几十幅根雕、石秀作品，都是他调回本地后，从深山中采挖、雕琢、打磨而成，然后不远百里地运回来。当初买车，也出于方便他的这一爱好而考虑。

这些石秀，有的形如桂林山水，有的貌似猴家三口，有的状若神龟，有的酷似洞穴，更多的是石秀自然天成、独一无二的神韵。尤其那猴家三口，猴妈妈紧依着猴爸爸，中间还有一个幸福无边、调皮可爱的小猴子，真是栩栩如生；还有那一尊神龟，从头至尾，形象逼真，庞大的躯体上挂满了珠子样的石泡，就像沐浴时停留在身上的大而薄亮的泡泡，让人心生喜欢。如此的艺术作品，都是神似而只可远观的，且不可苛求形似和近玩。这些石秀，尽管是陆陆续续搬运回来的，但在我心中，它们却像早已和我们有约——当初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千万年地等待，只为今生的这一次相会；它们摆放的地方，不论是不易觉察的隐蔽角落，还是明亮显眼的厅堂走廊，都像似原来就为它们设计、预留好的一样，假如把哪一个移开了，不管是否此地再摆放东西还是空着，我都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它的，

且只有它，好像最初，那个地方，为它而来，为它而建。再说了，这些石秀，天长日久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喝着同一水管流出的水，感受着相同的氛围和气场，它们早已和我们耳濡目染，融为一体，它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我们的气息，是熟稔的温馨、和谐之气——我们睡觉时它们休息，我们吃饭时它们闻着饭香，我们晒太阳时阳光也正好洒在它们身上，我们出门去了，它们耐心地等在家里，它们温情脉脉，平静淡泊，不急不躁，不愠不火，多少年如一日。它们不仅是我们家里不可或缺的宝贝成员和亲密朋友，而且，它们几十年、上百年、甚或数万年沐浴天地日月之精华所蕴含的自然的灵性，时时护佑着我们。那一尊神龟，当年从他乡运回来，我和先生费了很大劲儿才抬上了六楼，请回家里，结果这一抬，也抬出了我早已暗藏在体内的疾病，让我及时发现，给我充足的治疗和挽救之机。先生恩谢它为神龟，意在此。

天地间，自然是最富有灵性的！

一棵树，年龄大了，便被人当神一样地敬，初一十五地就有人去烧香叩拜放鞭炮，上面的红布随风飘，树根的烟岚常缭绕。我家的这些石秀也一样，它们天成的独特形象，独处的环境位置，和朝夕相伴、修来的缘分，都让我非常敬重，在精神层面上，它就是护佑人的佛。我是个无神论者，从不喜欢也不懂得求神打卦，但于佛，我还是虔诚和敬畏的，我懂得，越是不善于言语的，就越具有人所没有的性灵和天语，就像这一尊尊石佛，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比人懂得的多，人话多，都是些没用的废话，佛不语，却比人长久，它们懂得天道，顺应天道，冥冥之中，它们与命运、时运有关。我将它们各自摆放在最合适最妥当的地方，就是让它们和主人一样，永远地扎根在那里，周围的气韵、环境、人脉各不相同，有的周围是花木，有的是现代设备，有的是书籍，有的放着一些小家具；有的能见度好，有的阴暗些，有的环境干燥，有的则潮湿；有的人来人去要经过，有的几天也没脚印。它们不被集中结群摆放，是



因为它们不是商品，也不为众多染尘的眼睛流转，它们喜欢宁静，天生没有铜臭味，没有市侩气，不会成为人际交往和卖弄权术的筹码，它们生来有主，与我为佛。

为此，我只好嘱先生再辛苦一趟，专意为我的朋友挖掘、制作出一幅仅适于他的妥帖而独有的艺术之作。我双手合十，虔诚祈祷，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尊千年佛缘，等着我们参拜和觐见。

2011年11月2日